



最后 一缕硝烟

马云鹏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247.52
50

LT0000309188 书号:0



最后一缕硝烟

马云鹏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缕硝烟/马云鹏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878-X

I. 最…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2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29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1.00 元



马云鹏

作者简介

马云鹏，满族，1931年出生，1947年入伍，1948年入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作品有：电影《列兵邓志高》；中篇小说《夜奔长白山》；长诗《青松》；长篇小说《雁塞游击队》、《只有我还活着》、《最后一个冬天》；长篇纪实文学《打与谈的艺术》、《中国当代三十三位军事家》、《会战平津》、《走出低谷》、《战略转折》、《决胜千里》。短篇小说集《艰苦路程》。散文集《入伍第一天》。长篇小说和电影，曾获北京军区优秀文艺奖，总政文艺奖，长篇小说优秀奖，解放军文艺奖。

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总参任创作员时离休。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纪实性长篇历史小说。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天津解放的战火风云。毛泽东的宏韬伟略，林彪、罗荣桓的果断自信，刘亚楼的指挥若定，师、团和基层指战员的勇猛顽强，以及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卓有成效的配合，构成了正义之师的强大战斗力，使“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天津城防顷刻瓦解。作品在着力塑造我军指战员英雄形象的同时，对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市长杜建时也有相当生动的刻画，并以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细节，丰富了这一历史画卷。

第 一 章

1

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即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发出一道命令：立刻释放俘虏，越多越好，让他们离开东北，涌进关里，充斥北平（北京）和天津……

翻开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还没有一个军事统帅在一个大战役刚刚结束不久，就释放战俘的。毛泽东的这一招怪棋，令许多人大惑不解，然而平津战役的序幕，却是从此便拉开了。

2

一列由沈阳发至天津的蒸汽火车，过了锦州之后，于拂晓前进入山海关，在冀东大地上缓缓行驶。它像病夫一样地呼呼喘着粗气，那被车轮不断叩击的钢轨，发出阵阵粗重而有节奏的响声，仿佛在预报着前方的站名：唐山、塘沽、天津……

所有车厢里都人满为患，乘客几乎全是辽沈战役被解放军俘获以后又释放了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和为数不多的下级军

官。他们依然是国民党军的装束，只是摘掉了军阶领章和兵种符号，没有武器。他们都是南方人，计划在天津转车返回故乡，或是去塘沽乘船南下。

在第二节车厢的一个临窗的座位上，一个脸上长着几个浅麻子的操着湖南口音的老兵油子，时不时地就发上几句牢骚。他人大高马大，说话大嗓门，有个很难听的绰号：湖南骡子。

“好么，人家为什么要先打锦州？就是关起门来打狗。”湖南骡子接着便拉着长声说，“好——么——，在东北的四十七万多精锐国军，一下子让人家收拾个精光。可别说，人家解放军仁义，不杀俘虏……依我看，林彪部队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进关里打……养兵就是为了打仗嘛！东北的仗已经打完了，他还呆在东北干什么？你说是不？”他对坐在对面的那个伍龄不长的兵说。那人一副拘谨懦弱的样子。他没有回话，只微微地点一点头。

他是天津人，跟蒋介石同姓，叫蒋宏运。其实他净走背运。他原籍文安，那年发大水，粮食颗粒未收，他跟着母亲逃难到天津，起初是拣破烂或打零工，后来给“同和冰窖”老板拉冰车。数九天他冒着透骨的寒风在海河上凿冰，然后用锯割成条石一样的大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到来年入夏，顶着火一样的毒日头拉着排子车，将冒着冷气的大冰块送到各个饭庄。年前岁末，由于河冰塌陷，他掉进了冰窟窿里，落下了一寒腿的病。黑心的老板给工人立了一条非常苛刻的规矩：不管是什么理由，凡是歇工三天以上者，一律扣发整月工资。为了糊口，蒋宏运不得不带病上工。真是祸不单行。那天夜里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正想睡觉，就在要插门的当儿，突然有个警察在外边朝屋门踹了一脚，那用拣来的碎砖烂木头拼凑起来的所谓的小屋，怎能经得住穿大皮鞋的警察的一踹，小门立时哗啦啦的零碎了，小屋也直摇晃。警察

是保长带来的，还有一个什么干事，他们不由分说，用一根小麻绳一捆，就把蒋宏运带走了。他同几百个壮丁被塞进一个闷罐车里，连夜到了沈阳。他被分到国民党军的炮兵连里当炮手，专管搬运炮弹。在辽沈战役中，沈阳市内的战斗倒也不算激烈，炮兵连一炮未放就被解放军接收了。解放军鉴于蒋宏运是受苦人出身，有意留他补充到人民的队伍中，可他死活不干，说家里撇下了老母，孤苦零丁，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请解放军再行宽大，放他回天津。这样，蒋宏运就拿着解放军发给的路条，和几张共产党在东北流通的红票，登上了归家的火车。

傍晚，火车进了天津东站。蒋宏运随着乱哄哄的人流涌出了站口。他夹着一件军用灰色大衣，还有装在挎包里的几筒罐头——那是他为了忍饥挨饿的老母亲在平时积攒下来的。

他站了一会儿，茫然四顾，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他出站后过了法国桥，渐渐地进入劝业场闹市区。这天津还是那个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战争空气愈加浓厚，碉堡和交通壕都修到市区里了，有的买卖家的门前还砌上了护墙。街面上，到处是散兵游勇，一个个幽灵似地满街瞎逛荡；有的顺手牵羊拿人家商店的东西，有的则聚众闹事，围观者还跟着起哄，不知死活地狂呼乱叫，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蒋宏运好不容易挤上了白牌有轨电车，车上人挤人，想转个身都很困难。破旧不堪的电车像龙钟老太一样地蹒跚行驶，还不住地摇晃，吱吱嘎嘎地直响，似乎就要散架似的。蒋宏运心急，车到东南角刚刚停下，他便跳了下去，朝金汤桥方向走去。

这时夜幕已经落下，路灯也亮了，但是河谷的两边还是一片混沌沌沌。蒋宏运贴着一排低矮简陋而又肮脏不堪的棚屋往西走，很快摸到了自家的小门。他进屋以后起初两眼墨黑，等渐渐

地适应了，才看清床上躺着一个人。

“娘！”他无比亲情地唤了一声。

没有回应。那人缓缓地动了一下，用干涩的嗓音问：“你是哪一个？”

听口音是个四川人，而且是男的。

一种不祥的预感刹那间笼罩了蒋宏运的心房，忙说：“这是我的家，你怎么跑到这来了？我娘呢？”

“这家是空的嘛，什么都没有嘛，哪有你的什么娘噢！”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伤兵。我看这里没有人就住下了。”

伤兵非常吃力地欠起半个身子，划火柴点亮了床边上的一小蜡头，屋里立时弥漫了浑黄的光。

蒋宏运环视一遭，的确是空空如也，连平日常用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他一路上沸腾的热血，骤然变得冷却了，全身都感到酸软无力。他凄然地深深叹息一声，在床边上坐了下来。

伤兵看蒋宏运也像是从东北回来的，心中不免涌上一种亲近之情。他主动叙述了自己的遭遇，说锦州一仗打得异常惨烈。他左腿的大腿根被炮弹皮削了一个大口子，开始拄着木拐凑合着还可以活动，就赶紧上火车到了北平（即北京），却不知北平往南去的铁路，已经被解放军在石家庄那里截断，想坐火车回老家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又匆匆去了塘沽，想着若能够登上去南方的轮船也好。轮船和军舰倒是有一些，可那是准备运兵的，港口施行军事封锁，谁也进不去。塘沽地方狭小，根本没有他这个伤兵的立足之地。别无它路，他只好来天津。不幸的是伤口开始化脓，高烧不退。他说他可能活不成了，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蒋宏运深表同情地慨叹一声：“咳！”

忽然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是蒋宏运的邻居。

“老天爷！”女人的手在腿上一拍，惊喜地叫道，“方才我到外边泼水，看到有人来了，个头高矮很像大兄弟，果不其然。好啊，能够太平地回来就好啊！”

蒋宏运起身，客气地施了一礼：“嫂子你好吗？全家都好吗？”

女人回说：“还行啊。这年头，也就是将就着过吧。”

蒋宏运急切地问：“我娘呢？她哪去了？”

女人显出无限伤感的神情，慢慢地说：“你被抓走了以后，你娘就自个儿出去要饭，早起出去，晚上回来，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蒋宏运听罢，痛不欲生地张开大嘴，想大声嘶叫，又叫不出声来。他突然一跺脚，两手捂住了脸，呜呜地哭开了。

那个小蜡头业已燃尽，火苗摇摆了几下，终于熄灭。整个小屋又陷入黑暗之中……

3

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他的贴身警卫副官，坐着美国造的“毕尔克”高级卧车，在罗斯福路（现名和平路）上行驶。到了中原公司，车子往西一拐，进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大院。

这里要召开一个特殊会议，专题研究散兵游勇问题。

主持会议的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与会的除了杜建时，还有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社会局局长许方栋，警备司令部方面有副司令秋宗鼎、参谋长严家浩、军法处处长宋玉仁、稽查处处长吕继望、警备旅旅长孙殿臣等。人们围坐在一张

矩形桌案的周围，陈长捷首席，杜建时坐在桌案的另一头。

陈长捷五短身材，凛凛然颇有武将风度，说话声音洪亮。他首先概要地讲了一下时局的变化，说辽沈会战之所以失败，错误不在于政治和战争目的上，而是错在战争的方法上，是官长和士兵不肯努力、贪生怕死的结果。东北的失败对整个国家的形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目前，东北林彪部队经过一场大会战之后，正在消化战果，整理部队，补充给养弹药。

“据傅总司令估计，东北共军怎么也得休整一段时间——大约须三个月，或者半年方能再战。”陈长捷继续讲下去，“不用说大家也清楚，下一个会战的战场将是华北。现在，林彪部队暂不进关，可终究会进来的。所以说，在不久的将来，国军与共军在平津地区的一场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傅总司令再三告诫我们，一时也不可懈怠，要以百倍的精神迎接平津大会战。”

陈长捷所说的傅总司令，就是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其总部设在北平西郊五棵松一带。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嫡系，对傅作义惟命是听。

“只要东北共军不进关，华北就不会打起来。可是，现在令人头疼的是由东北回来的那些散兵，简直是糟糕透了。”陈长捷无比痛恨地说，“辽沈会战刚一结束，他们就释放俘虏，让这些人都跑到北平和天津来，特别是天津。这是共产党使的一个极其毒辣的手腕，一个大阴谋。到街上看一看吧，全是散兵。究竟有多少？无法统计，大概在五万以上吧？”

社会局局长许方栋说：“估计有十万。”

“这还了得！”陈长捷忧愤地说，“天津市人口二百万，而散兵游勇竟达到十万。这就是说，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散兵。当然，数目的多少，倒在其次。问题是，这些散兵使社会气氛变得低沉

而紊乱，人人都张皇失措。尤其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到处滋事，扰民乱世，散布失败情绪，动摇民心、军心。可以说，散兵是目前天津市的一大祸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要当机立断……看大家有什么好主意？”

一时没有人作声，陈长捷催促再三，大家仍然默然不语。性情急躁的陈长捷，耐不住寂寞，屡屡以目示意杜建时。

杜建时从来是不把问题想好是不急于开口的，这种矜持与沉稳令人佩服，但是陈长捷却觉得杜市长未免谨慎得有些过分，似乎有些虚伪了。

“可不可以这样……”杜建时顾盼左右之后，终于开口道，“我们重新征召那些散兵，将他们补充到现有的序列中，或者组建新的部队。这样，既解决了散兵游勇，又增强了国军的实力，岂不两全其美。”

“不妥。”陈长捷马上接过去说，“意志不坚定的，已经脱离了军队的人，均不可信赖。他们不能再参加作战。到一定的时候，他们还会带着武器投降共军的。另外，贪生怕死是一种传染病，把他们补充到建制部队里，会涣散军人的斗志，甚至会瓦解集体。一块臭肉，会带坏了一锅汤。”

陈长捷的话不无道理，似乎每个人都陷入思索之中，又是一阵沉寂。

杜建时，32岁，一向以年轻有为、精明干练而著称。他的举止、才智和外貌，都有某种出类拔萃的地方。这个人老成持重，所言头头是道，喜欢用一些庄重的、富于感情色彩的词藻。他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忠心耿耿，好学进取，潜心砥砺。有一件事情使杜建时名声大噪，而且也奠定了他的前程，那就是在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典礼会上的总结汇报。时间不长，但言简意赅。他成功

的演讲博得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国总统、三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欣赏，遂成为亲信，得到重用。他先是留校任教，后去美国陆军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为此而有“博士将军”之称。他是天津杨村人，曾在南开中学就读。鉴于他对本乡本土比较熟悉，蒋介石先是派他回北方任护路司令，后改任为天津市市长。大概是由于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受到美国的所谓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熏陶，所以，他不赞成一个军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定要为完善其天职而选择死亡。他认为，在不可抗拒的情况下，首先是要保全性命。人活着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对曾被缴过械的散兵没有恶感，只是认为他们不应该惹事生非，干扰社会。

“不把散兵插到部队里也可以。”杜建时经过一段深思熟虑后，又说，“但是否可以把愿意回到军队来的散兵，编成一个或几个师，给他们发军饷，这样就约束了他们，就不会再到街上游荡了。他们被编进军队以后有地方吃饭、住宿，还有钱花，何乐不为？我看，有些人也不一定不愿意归队。”

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对杜市长的话表示赞赏。

“这……倒是可以考虑的。”陈长捷受到了会场上的这种活跃情绪的影响，也只好表示赞同，但是他马上又强调地说，“只是不能发给他们武器。”

“这恐怕不好，容易引起他们的反感，会认为对他们是一种不信任，不足以稳定他们。”杜建时直截了当地反驳了陈长捷，但他的语气是温和的，“如果军械库里还有武器，我提议就发给他们，反正放在库里也没有用。”

人们都惊愕地注视着杜建时，觉得他的这番话无懈可击，也佩服他所具有的这种征服别人的精明。

陈长捷思忖片刻，显得有些勉为其难的样子，拖长了声音说：“那——好吧。”他瞅着副司令秋宗鼎，“军械库里还能拿出一些武器吗？”

秋宗鼎回答：“重武器都配下去了，轻武器还有一些，回头我叫他们清点一下。”

这时，又有人又提出疑义，说散兵不可能都愿意重新投身到军队中来，留在社会上可能还是大量的，对这些人如何安置？

人们面面相觑，全不言声。最后，还是杜建时拿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可以把这些人收容起来，东仓库和几个棉纺厂能够容纳，每天给他们发大白面馒头，再发几块大洋，供他们赌博。这样，他们大概就不会到街上闲逛了。粮食和钱由市政府供给。

讨论到这里，散兵安置问题就算全部解决了。

“当然，散兵不可能都那么顺从，捣乱是他们的本性。”陈长捷最后站起来，威严地扫视一遭，提高了声音说，“警备旅要多派人出去纠察，再有骚扰民众和违纪者，严惩不贷。必要时可枪决几个，惩一儆百。”

4

散会以后，杜建时向陈长捷提议，让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和警备旅旅长孙殿臣留下来。四个人相继进了陈长捷的办公室。他们落座后，侍卫送上四杯热茶。

陈长捷个矮，不愿意将身子陷在低矮的沙发里，喜欢坐在椅子上，能够居高临下地同坐在沙发上的人谈话。这样，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一种满足。

杜建时说：“南开大学的学生同军队发生了纠纷，看来有些

激化，须妥善处理。”他瞅瞅李汉元，“请李局长详细报告。”

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曾于1931年至1939年担任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有所建树，对天津社情也颇为熟悉。他英语很好，当初向杜建时求职自荐时即用英语对话，仅此一举，即得到了杜建时的赏识。

“警备旅一个总队要进驻南开校园，有好几百学生堵在学校门口，不准进驻。”李汉元说着瞟了一眼孙殿臣，“双方僵持不下，对峙了一天多，最后由于学生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还投石子、骂人，士兵便与学生动起了手脚。双方都伤了几个人，有几个学生伤势较重。军方为了弹压，就抓了两个挑头闹事的学生。这样，局势就愈加不妙了。南开学生要联络其它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要来警备区找陈司令请愿。”

“孙旅长，”陈长捷瞪视着孙殿臣，厉声地说：“有无此事？”

“有。”孙殿臣站起来说，“可是……”

“可是什么？”陈长捷打断了孙殿臣的话，“你要是把事闹大，把学生引到街上来，我饶不了你。”

孙殿臣为辽宁人，曾是土匪头子，被日本关东军收编后，在伪满洲国当过联队长，接受过日军的严格训练，练过“剑道”。他满腮是新刮过的而又暴长出来的短须，熊一样的身躯，浑身蛮气；两条胳膊好像从来没有垂直过，胳膊肘向外弓起，显现出一副“武士道”的气派。在过去军阀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孙殿臣正是这样。他老婆是沈阳的一个三流妓女。他痛恨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刚才李汉元的一席话，实际上就等于在陈长捷面前告了他一状。他气哼哼地从军服兜里掏出两张纸片，在手上拍了拍，然后嚷道：“那不是普通学生，那是共产党在领头闹事。你们看看，这上边都写了些什么？”

孙殿臣随后拿着纸片念道：

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
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
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还有，”孙殿臣愈加气愤，“还有直接辱骂党国和蒋总统的……”他接着又念道：

蒋家的天，陈家的党，
生了儿子给老蒋；
国大代表，吉普女郎，
喝酒跳舞打麻将；
缴不完的捐，纳不完的税，
穷苦百姓活受罪……

“不要念了！”陈长捷作了一个制止的手势，说道，“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就善于蛊惑人心，关他几个首要分子也无妨。”

“这个……”杜建时沉吟了一下，说，“我想那打油诗倒也说了点实话，这是民众的一种声音……”

杜建时倒是比一般国民党的要员开明些，对时局看的也比较清楚：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失去了民众，而共产党的民主和夺取政权是为了拯救受苦大众的许诺则赢得了人心。他坚决反对共产党的主张，然而却欣赏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吃苦耐劳和英勇善战精神。但是他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不能退却，也不能表

现出懦弱。他已经捆到蒋介石的战车上了。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其忠君之心万万不可动摇。他要坚持奋斗到底。他在学生时期也曾参加过某些社团活动，因此，他深深地懂得，学生过激的思想必定要影响到社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先导。因此，他对南开事件从一开始就倍加重视。他认为，在山雨欲来的情势下，保持社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军队与学生的矛盾宜解不宜结，不让军队进驻，那就不进驻好了。”杜建时深感忧虑地说，“可不能把事情闹大，要保持稳定。抓的那两个学生，一定得放，越快越好。”

陈长捷摇一摇头说：“军队可以不进驻校园，但是那两个共产党带头闹事的头头，绝不能姑息……”

陈长捷与杜建时不同。他行伍出身，对社会问题很少加以研究，只知道“打”和“杀”，不讲策略。他是福建人，十七岁时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阎锡山晋军中任职。他野心勃勃，具有坚定的信念，是个所谓出类拔萃的军官。他连连升迁，于1929年任晋军14军12师师长。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晋军被缩编，陈长捷随14军改编为傅作义35军，降职为旅长，后又升为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军的61军因不战而失天镇，军长被阎锡山正法，陈长捷接任61军军长，并参加忻口大战，有所建树，即擢升为第6集团军总司令。常言道，官升脾气长。随着职权的增强，陈长捷愈发的倨傲，飞扬跋扈，终于因为向蒋介石的中央军泄露了阎锡山第2战区的一些黑暗，事情闹到国民党中央，被阎锡山赶出了晋军，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困处重庆，一筹莫展。当时，摆脱了阎锡山束缚而独树一帜的傅作义，在陕坝搞起了绥西的偏安小局面，很快壮大了他的察绥军，成了气候。如此，他就敢在节骨眼上和阎锡山较劲：“闽才晋